



“好脾气”先生 范思哲
“不讲理”小姐 古 今



约/饭/奇/缘

畅销作家 小布爱吃蛋挞
人气美食治愈文



每秒 初吻 2

小布爱
吃蛋挞

—— 著

从合租饭友到试约恋人

沉稳“老干部”
自觉变身“情话boy”

古今：你又把西瓜瓤吃了！

古今：……好吃吗？

范思哲：我买的瓜我还能吃个瓤？

范思哲又吃了口：还行吧，没你甜。

| 和你处处不厌，美食吃遍，每一天都是初恋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每秒 初吻 2

小布爱
吃蛋挞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一秒初吻. 2 / 小布爱吃蛋挞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94-1904-0

I. ①每…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8963 号

书 名	每一秒初吻2
作 者	小布爱吃蛋挞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狐小九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58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904-0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今晚有没有约，请你吃饭？”

/021/

第二章

“你才傻。”

/041/

第三章

合租生活

/062/

第四章

“我想住这屋……”

/085/

第五章

“我不走，你睡吧。”

/105/

第六章

“你喜欢我啊？”

/123/

第七章

“老”东西？



CONTENTS

录

/141/

第八章

“我们和好了吗？”

/168/

第九章

小橘子味儿

/189/

第十章

“不想我了？”

/211/

第十一章

“很酷，不聊天。”

/231/

第十二章

“我不和你天下第一好了！”

/251/

第十三章

古壮壮？

/272/

第十四章

“你要跟我求婚？”

/294/

番外

吃醋的老男人



目

CONTENTS

录



“哲子，看见那边那姑娘没？吧台右边，瞧瞧。”顾临朝好友范思哲使了个眼色，目光盯在面容姣好的女人的脸上。

范思哲喝了口酒，也跟着望过去，看清了对面的人后，笑了下：“粉T恤、牛仔裤、扎马尾那个……”

“哟——”顾临一胳膊肘搭在范思哲肩膀上，“你还不知道我啊，那么小的我能乱来？”

范思哲把杯底最后一口酒喝了，站起来理了理衬衣下摆：“我是说粉T恤、牛仔裤、扎马尾那个，我给你引开。”

给顾临当了多少年“僚机”，这点儿事，范思哲干得得心应手。

走过去的时候，扎马尾那个正在跟穿吊带长裙的贴着耳朵说话，大概是酒吧的音乐声太吵，扎马尾的女生有些不适应，一副想回去的样子。

“吵着要来‘看看世面’的是你，坐了五分钟就要走的也是你，臭丫头，下次别再想让我带你出来玩！”

扎马尾的女生一脸后悔状：“这里真的好无聊啊……”

两人正说着话，范思哲已从她们身后走过，动作自然地坐在了扎马尾女生身边的位子上，招手叫来服务生：“麻烦给我身边这位美女续一

杯……”范思哲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她原本杯子里的“酒”，好像是……“给她续杯可乐。”

“哎？”扎马尾的女生仰着头，嘴巴微微张开，惊愣地看着身边的男人，有点儿反应不过来。

范思哲嘴角挂着好看的笑容，声线像是男主播：“能请你跳个舞吗？”

服务生将插着柠檬片的可乐放在女生面前，适时地打破了沉默的气氛，那女生想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看自己的同伴，把可乐推到了范思哲面前：“你喝吧。”

她一副“我是新人我第一次来这里我什么都不懂你不要把我卖了”的表情，让范思哲本来只是礼貌的笑意不禁深了几分，他又打量了一下女生，伸出手：“跳吗？”

女生第一次被帅哥这么露骨的搭讪，有些紧张，又有些犹豫地看向同伴，磕巴出了一句：“我不会跳舞。”

范思哲一直伸着的手直接拉住她的手腕，轻拽了一下，把她拉起身：“没事，我教你。”

穿吊带长裙的同伴有些不放心地朝着舞池里的人张望，忽然身边气压一沉，一道男声插入：“我能坐在这里吗？”

舞池里头“群魔乱舞”，范思哲拉着扎马尾的女生走到人稍微少的角落，低头看看这个只到他肩膀高的人，不确定地问了一句：“你上高中？”

虽然被说年纪小挺开心的，可是……

女生仰着头，在震动着心脏的音乐声中大声回了一句：“我大学毕业了！”

范思哲放下心，不是未成年就好，又看了她的娃娃脸几眼，长得可真像小朋友。说了要教她跳舞，其实也没什么好教的，这舞池里正经跳的没几个。连着放了许多首劲歌，许是觉得需要调剂下，DJ忽然放了首舒缓的老歌。

疯够了的人大半都出了舞池，场地宽敞了许多，刚才局促地看着别人跳舞的女生迷茫地看了一眼范思哲，不知道要不要也跟着回去。

范思哲瞥了一眼吧台跟穿吊带长裙的女人聊得火热的顾临那一脸荡漾的笑，很有义气地决定把“僚机”当到底，一揽眼前女生的肩膀，虚虚地扶着：“来，教你跳舞。”

“哦。”女生脸有点儿红，垂着手不知道放哪里，“你叫什么名字啊？”

范思哲没听清，低下头，侧着脸把耳朵靠近她脸前：“什么？”

于是女生又重复了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老歌的歌词大致是倾诉女人对负心汉的追问，让他连撒谎都不好意思，犹豫了下，告诉她自己的名字：“范思哲。”

“艺名？”女生的长睫毛随着眼睛扑闪。

范思哲笑了笑：“你叫什么？”

女生为了方便说话，踮起脚来，声音大了几分：“古今！博古通今的古今！”

“挺不谦虚。”范思哲看了一眼一脸笑容的女生，不知不觉地跟着她一起笑起来，“第一次来酒吧？”

古今点点头：“你经常来吗？”

“偶尔。”范思哲指指吧台上坐着的顾临，“这种地方全是那种人面兽心的家伙，你以后还是少来吧。”

舞池里明明五光十色，却可又给人一种模糊的暗，古今没有看顾临，仰头看着范思哲，心里有些小悸动，“酒吧艳遇”这种事在她波澜不惊的二十二年生命里还是头一遭，被逆着的灯光打出一圈光晕的范思哲好看得像是杂志封面上的模特。

这会儿音乐声不那么震撼了，范思哲终于感觉到口袋里手机在震动，走到一边拿出来看了一眼，他那个爱给他找麻烦的徒弟打了四个电话，估计是有急事。

范思哲有些头疼，戳了戳额头，把古今送回她原来的位置上，和顾

临说了声有事要先走，便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一百元递给酒保，指指古今：“可乐随她喝，酒就别给她拿了。”

被点名的古今下意识地坐直了腰板，等范思哲从酒吧正门走出去了才垮下肩，手里捧着可乐，有些遗憾的样子。

酒吧门口出租车不少，范思哲拦了一辆坐上后座，给徒弟回拨电话，听他说了一通后头疼得捏捏眉头：“你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行了，工艺部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说了，那不归我们管，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事，更别往我身上揽事！”

挂断电话，范思哲把手机倒扣在腿上，听司机按喇叭催前面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了的车主，心里跟着一阵烦躁。

南边的一个项目是公司新招的应届毕业生去跟进度的，分在自己门下的徒弟学习能力挺强，就是太爱管闲事了，别人推脱着不干的部分，他居然乘着“这个需要共同合作”的信念都揽了过来，揽完了又问他怎么办。

还怎么办，他也想知道怎么办！

虽然是徒弟在跟这个工程，可负责人还是他范思哲，出了事都得他担着！

车流终于缓缓地移动，范思哲努力冷静了一会儿，回拨了电话给徒弟：“你先把图发到我邮箱，我这周过去看看。”他挂了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郑工，我这周要去南边一趟，对，光启那个活儿，有点问题我跟着看看。”

“小范啊，你先别急着走，明后天有个采访，体育城这不投入使用了吗，又是你负责的，张总点名让你去。”郑工是电气部总负责人，也是当年范思哲刚进公司时的老师。

又交代了几句，范思哲等那边挂了电话才放下手机，他看着窗外时而闪烁时而清冷的灯光发呆。道路终于畅通起来，车子慢慢地下了高架，开向了繁华地段的酒店。原本想放松放松的夜晚，又要因为徒弟的多事，不知要加班到几点了。

同样是熬了一宿，古今一大早却要挤地铁在早高峰的咒骂与推搡中往电视台赶。

她先是帮前辈们买好了咖啡，又去打印部把刚做好的一周重大新闻选题印出来送到了主编办公室，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她就被主编再次召唤，且语气不善。

她忐忑不安地来到主编办公室，主编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整理的什么玩意儿，缺了五页是打算让我自己脑补吗？！”

古今心里一惊：缺了五页？怎么会？

主编愤怒地把文件夹扔到桌上：“赶紧再去做一份。”

“好的。”古今也不敢多话，抱着文件夹赶紧出去。

她一路跑到打印部重新打了一份，再回主编办公室的时候，感觉他脸色似乎好了些，想了想，解释了两句：“刚才打印的时候我下楼买了一杯咖啡，可能有人用复印机的时候拿错了。对不起主编，以后打印的时候我不会随便走开了。”

主编听她这么说，透过玻璃窗看看外面那些桌子上的饮料就知道古今肯定是被老员工叫去跑腿了。他翻开新打印的资料，边看边跟她说：“你是记者，是来做新闻的，只需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不该你干的，不用你操心。”

古今点头应是，她只是想给同事留个好印象，毕竟是新人，谨慎些总不会出大错。

电视台最近在搞全媒体转型，古今应聘的是记者岗位，干的却是采写编评还有后期大通揽的活儿，每个部门轮两周，差不多过了试用期就能独立完成一条新闻的全部流程和各种形态了。

电视台的纸刊部门特别小，因为上头的政策是“纸台网联动”，这两年才辟出来这么个小部门，也不是出报纸的，就是每周办个特刊，和电视周刊总结一周大事要闻类似，只是这里放的都是电视没播的次一级的新闻，特刊是免费的，发放给订阅了电视台收费栏目的观众。

主编抽了份材料给她：“这周特刊重点，你来做吧。”

古今兴奋地接下任务，回到办公桌前翻看着那份专题的资料，是市里的新体育馆投入使用的专访，之前播过新闻，但纸刊的新闻要求是从数据解读功能，并且安排了场馆建设的负责人和她沟通。

资料下方有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只写了一个“范”字，都不知道是男是女。古今怕打电话会打扰了人家的工作，便编了条短信发过去，表明身份后询问对方什么时间有空接受一下采访。

中午的时候收到了回信：“××××路××酒店1328房，今天下午四点之前，或者下周。”

古今捧着手机发了会儿呆，又看了一遍短信，挠了挠自己的额头：为什么……这个约见的地点……这么奇怪……

虽然奇怪，可古今没空犹豫，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这周的专题怎么可能等下周再采访。她把资料放进包里，和组里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出门了，上地铁之前给室友小花发了条短信：“我去××××路××酒店1328房，八点给我打个电话确认生死！”

中午地铁上人不多，古今找了个空座从包里拿出体育馆的资料，把同事已经写好的几个问题记住，又添了几个新问题，没过多久就听见广播到站了。

酒店在繁华路段，路过一连排的饭店门口时，午饭只吃了一个奶酪包的古今觉得肚子有些饿，心想回去的时候先去吃一顿羊肉泡馍，咽了咽口水赶紧走进酒店。

站在1328房门口，古今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下呼吸，她还是觉得在这么私密的空间进行采访有些不妥，暗暗决定一会儿不论采访对象是男是女，都要请对方去楼下大厅或者找个咖啡馆谈。

轻敲了三下门，里面的人没问是谁直接开了门，在看到一身工作装的古今时愣了下。

古今也挺惊讶，眼睛瞪得圆圆的：“我是来采访体育馆项目的，呃，



你就是范先生吗？你真的姓范啊？”

范思哲点点头：“姓是真的，名也是真的，范思哲。”

古今伸出手去：“你好，范先生。”

范思哲抬手握了下：“你也好。”

“我叫古今。”

“我看起来记性很差吗？”范思哲从衣架上拿了一件西装外套，看看古今手里并没有摄像器材，“领导没跟我说清楚，我以为要穿正装采访，不用拍是吧？”

古今“哦哦”地应着，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小皮本：“是报纸专题。”

范思哲把西装挂回去，只穿了件白色的衬衣，往外走了两步顺手带上门：“去楼下找个地方说话吧，在门口说不像个事。”

古今好奇地在他关门前偷偷瞄了一眼房内，却被范思哲看了个正着。他先一步走在前面开电梯，手按着电梯门让古今进去：“吃午饭没？”

“吃了。”古今客气地答，肚子却很不配合地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她尴尬地笑，“没吃饱。”

“我还没吃，楼下有家羊肉泡馍味道不错，去那里边吃边谈吧。”范思哲替她做了主，看她笑得眼睛都弯了，逗了她一句，“你是跟我一起吃饭这么高兴，还是能蹭顿羊肉泡馍这么高兴啊？”

古今盯着电梯门上自己模糊的影子笑着回：“都挺高兴的。”

肉是现切的新鲜熟肉，汤是熬制了许久的浓汤，大铁勺舀满泛白的汤浇在肉上，味道瞬间溢出来，白汤上漂着的葱花绿得格外鲜嫩，刚从大火子上拿下来的香酥烤馍掰成小块扔进去，瞬间就吸了汤汁变得饱满。

范思哲单手把衬衣袖子挽上去：“要问什么，问吧，我刚做完图，脑子现在有点儿蒙。”

“我脑子现在也有点儿蒙。”古今盯着冒热气的大碗，把录音笔放到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范思哲，“要不咱们先吃会儿？”

“饿成这样？”范思哲笑，“那吃吧。”

两人啥话不说，呼噜呼噜喝汤，大口大口吃肉，吃得半饱了才聊到正事上。

“你刚刚说作图？你是设计师吗？”古今开了录音笔，掏出本子开始记录要点。

“不是，我是负责电气部分的。这次体育馆最大的特点就是电光的创新……”范思哲一板一眼地跟她讲起来专业知识，见古今偶尔皱皱鼻子不知道什么意思或者不知道专业名词怎么写的时候会重复解释一遍。

正事谈完，范思哲喝了口茶，看时间还富裕，和古今聊起天来：“你刚毕业？”

古今正快速看着自己的笔记，确认没有遗漏问题，眼都没抬地点头：“嗯。”

“你们这种漂亮小姑娘，刚踏入社会不知道人心险恶，像这些汤汤水水的，不能随便喝知道吗？”范思哲严肃地和她说。

被夸了漂亮的古今刚要道谢，反应过来重点是后半句，放下本子无辜地说，“你带我来吃的啊……”

范思哲看她那不知所措的样子觉得好笑，成天在工地跟大老爷们儿接触，很久没跟这么稚嫩的小姑娘打交道了，什么都写在脸上，完全不知道掩饰。

“像是约你在酒店见面这种事，你也得有点儿戒备心，你都不了解对方是不是好人，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他用教训自己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徒弟的口气说古今。

古今觉得这个人好奇怪，肚子刚填了个半饱，正饿着呢，本想等采访完了继续吃，结果听他的意思自己好像应该防备这些汤汤水水？她试探着吃了一口泡馍，然后偷着看了范思哲一眼，想着他再数落自己的话就立刻放下筷子，结果看了几眼后发现……

他长得可真好看！

“看我干吗？”

“没有。”古今赶紧摇头，有些慌张地站起来，“那就先这样，有

不明白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起得太急，椅子沉重没推到后面，她站得不稳，小腿一下子撞在了桌角上，疼得倒吸了口冷气。古今坐下挽起自己的九分裤看了看，小腿上有一块不小的青紫。

范思哲也看见了：“这是之前就撞过？”

古今挠了挠脑袋，对自己的毛躁有些不好意思：“昨晚撞在栏杆上了。”

范思哲想象不出来怎么样的高难度姿势会让她的小腿撞上栏杆，有些无语：“旁边有药店，买瓶红花油揉一揉，好得快。”

古今没头没脑地来一句：“药店卖漱口水吗？”

“漱口水？”范思哲不解，“可能有。”

古今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兴奋的，眼睛眨巴眨巴，居然在放光：“我记得之前网上有个视频说用漱口水擦瘀青，效果非常好，我试试去……”

范思哲也很好奇，跟着她进了药店，看她真买了一瓶漱口水，坐在药店门口的板凳上拿棉签蘸了来回涂，涂了半天腿上的瘀青稳稳地存在着，丝毫没有消散的迹象。

古今又等了一分钟，把漱口水放在地上，边拿手机给自己小腿照了个相，边说：“果然是谣言，回头让小编发个辟谣微博去。”

范思哲看着她，忍不住笑出声，把手里的红花油递给她：“还是涂这个吧。”

古今接过来道了声谢，草草抹了抹，背起挎包站起来：“那我就走了，你不是还有事吗，你也忙去吧。”

范思哲看了一眼手表：“我要出去，开车捎你一程吧。”

“也不一定顺路，别耽误你事。”古今不想给他添麻烦。

范思哲目光往她小腿上一扫：“别客气了，走吧，我时间足够。”

古今觉得这人看着很好相处，可说出来的话常常让人难以拒绝，大概是他气场有些强，她不自觉地就想听话——就跟看见老师的小学生似的。

坐进他那辆商务车里，古今系上安全带报了电视台的方位，范思哲开了导航输入目的地，浏览了下路线，不知是不是安慰她：“顺路。”

古今“哦”了一声，乖乖地抱着自己的包坐在副驾驶座上，又觉得这么不说话太尴尬，扭头看了一眼范思哲想说点什么，谁知道心里却开始冒粉红小泡泡：这么近距离观察才发现他侧脸比正脸还好看。

古今心里小鹿乱撞了一会儿，问他：“你是不是经常出差啊？所以要住酒店……”

“嗯，经常出去，不过一个月也有小半个月是在这边，住酒店方便，有人按时打扫。”范思哲目视前方，不过说完了还是扭头看了她一眼。

古今觉得自己跟钉在靠椅背上一样，他看了她一眼，她居然就脸红了。

阿花说得对，她实在不适合去当娱记，估计看见一个个当红男明星会花痴得连路都走不了，更别说采访了。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收到组长发的消息，让她跟摄制组联系一位摄像，明天需要拍些东西。

古今立马翻电话簿找联系人：“喂，您好，我是纸刊部编辑古今，是这样的……”

范思哲开着车，听她一路不停地找这个找那个，还挺忙。

直到车子到了电视台门口，古今才有空和他说话，可惜要下车了。她拿着包挥了好半天手和他道谢以及道别。

范思哲胳膊撑在车窗上笑：“你手不累吗？”

古今又觉得丢人，连忙放下手，挎上包往台里跑，跑了两步停下来抖抖被撞的那条腿，顺便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范思哲的车已经驶远了才松了口气。

“古今！”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是古今的室友兼同事小花，一见她便问起中午那条短信，“今天去干吗了？发了条不明不白的信息。”

“啊，没事。”古今想起来范思哲说她没有防备心，看，她这不是也防着吗，“我只是比较警觉地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防患于未然。”

“什么玩意儿啊，神神道道的？”小花皱着眉头用力吸了吸鼻子，“危

险的气息我没闻到，羊肉的气息倒是挺足。”

古今从包里掏出香水往身上喷了一圈，羞恼地瞪了眼小花：“就你鼻子灵！赶紧出你的活儿去！”

接受完采访的范思哲立马赶去南方给徒弟救急，在那边忙活了一个多星期才把事情解决。他坐了一下午的高铁回到酒店，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就接到顾临的电话，约他吃晚饭。

范思哲懒洋洋地说：“不去了，累得要死，睡觉。”

顾临听他这么说便问了两句出差的事，又说：“小今也在呢，你跟她说两句啊。”

“小金？金什么？谁啊？”范思哲晕晕乎乎地还没问清楚，电话那头就换人了，然后他听见特别清亮的一声招呼：“我是古今。”

“哦，古今啊。”范思哲用手背在脑袋上蹭了蹭，“顾临有的是钱，使劲吃，点贵的，甬跟他省钱。”

古今“咯咯”地笑出声，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合适：“你不是刚到酒店吗，好好休息吧！”

她说完就把电话还给了顾临，顾临也不再烦他了：“那你好好睡一觉吧，明天找你出来喝酒。”

“好。”范思哲挂断电话，眼皮发沉，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范思哲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觉得有些冷才醒过来，看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肚子有些饿，因为没吹干头发就睡了，现在头有些疼。他打开外卖软件点了餐，等外卖的过程中无聊地看着电视，觉得头疼得难受，跑去洗手间拿电吹风吹了吹早就干了的头发，也不知道亡羊补牢有没有用。

他总算等到外卖，吃了一半却没什么食欲了，收拾好垃圾关了电视躺回床上，盖好被子继续睡。没几分钟，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哭号，一下子把他惊醒了。

那声哭号只是个序幕，接下来的三分钟里，他听见那个女人一直在

喊：“你滚！你滚！”

然后是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听不真切，但应该是在责骂那女人。

范思哲觉得头更疼了，拉起被子捂住头，却完全阻挡不住那不断传入耳朵的声音。隔壁间吵闹了好一会儿，安静了片刻后又传来了似乎是欢好的声音。

大龄单身男青年长叹了一口气，猛地起身坐起来，头脑清明又混乱。

范思哲下床点了支烟，打开窗户对着这座城市星星点点的亮光发呆，隔壁的声音持续了好一会儿才消停。他把没抽完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秋天的夜晚风是冷的，散了会儿味道他就把窗关上，抱着被子去了远离床头那面墙的沙发上窝着。

再醒来时已经快中午了。

昨晚的头疼丝毫没有减轻，范思哲摇了摇脑袋，迷迷糊糊地洗漱着，看到架子上的漱口水时，脑子里一闪而过古今用漱口水擦腿的模样，但也只是一瞬。

因为不舒服，他没开车，出门打了个车去公司吃了午饭又对接了一下工作，忙活了一下午，头倒舒服了许多。范思哲苦笑着想自己真是个劳碌命，闲下来还不习惯了。

仿佛掐着他下班的点儿，范思哲刚走出办公室，顾临的电话就来了，约他一起喝酒。范思哲应了，到了吃饭的地方却拒绝跟他喝酒：“今天头疼。”

顾临给他倒酒的手一顿，问了一句：“吃药没？”

“没，不算太严重。”

“哦，没吃药那没事。”顾临继续给他倒满酒，“多喝点就好了，你这就是缺酒了。”

范思哲无语地跟他碰了个杯：“这是一个医生应该说的话？”

顾临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很严肃地跟范思哲说：“你说你，赚那么多钱，也不嫖也不赌，过得跟个和尚似的，哪有你这样的包工头？医生跟你说，你这头疼啊估计是憋的，你的身体对你的脑子提出了抗议。”

